



ARTISTS' PERSPECTIVES

切特溫德談斯塔布斯的《收割機》（1785）及《乾草機》（1785）

由過往的油畫和素描發展下來，這些構圖十分嚴謹。對我來說，這種靜態和缺乏枝節，感覺類似固定攝影機的紀錄片的方式。任何對於再現的企圖，我察覺到總存有一種偏見，但斯塔布斯的油畫成就了一種客觀性。它們讓人愉快地進入。這裏有空間讓觀者呈現，藝術家沒有作為作者的主導意圖，你認知到他的探究精神和留白。我覺得相比起他的戲劇油畫如《被獅子攻擊的馬》（1769），《收割機》及《乾草機》更聞名遐邇。

作為斯塔布斯那熱情澎湃（並能夠產生創新的雕刻）解剖的產物，它們有一種質量；而當你讀到他的父親是個皮匠、制革匠和皮革商人，直到十五歲他父親逝世之前，他都在這個行業中當學徒，這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。這之後他才學習畫畫。

斯塔布斯以一個不尋常的方式成為藝術家。例如，他那研究希臘和羅馬文化的意大利之旅，為的是確認他那自然勝於任何人工模仿的信念。他從意大利歸來後，孜孜不倦。1756年，他租住林肯郡Horkstow的農舍，與世隔絕18個月，創造出流芳後世的一系列版畫。他鏗而不捨地把馬隻的層次逐一再刻劃出來，準確完整地表達。這彷彿他認為藝術的生產為科學的程序。這讓我印象深刻，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角色往往是不帶功用的表現力和情感的呈現，而非創新和開拓。

他的賽馬油畫《棗紅馬》（約1762年）（以及他的《被獅子攻擊的馬》）以外，斯塔布斯描繪的動物，比起大多數再現於藝術中的動物冷靜，例如其後的作品《蘭西爾犬》。他們似乎在表達出一種差異性，一種與人類的差異。他們的馴化似乎是值得注意的——他們由委託作品的贊助人所擁有。我質疑《收割機》及《乾草機》中的工人是否也由被人擁有，而我只是天真地關注當中的客觀觀察和瞬間靜態質量。

馬文·切特溫德（MARVIN GAYE CHETWYND，原名為斯巴達克斯·切特溫德）生於1973年，駐倫敦藝術家。